



鸿茅药酒

中华老字号
China Time-honored Brand
· 始创1739 ·

特约
专刊

第53期

母亲蒸的春节馒头

每每吃到喧腾腾、香喷喷、圆乎乎的白面馒头。我就想起了故乡的母亲。在故乡有个说法：蒸出好馒头的媳妇做活(做，发zuo音，二声；做活就是手巧、能干活的意思)。蒸馒头，那是技术活儿，也是力气活儿。

“小孩小孩不要馋，过了腊八就是年”。过年，穿新衣、尝鱼肉、吃各种平时日子里没有的美食，是孩子们的期盼。但是，春节是母亲最累的节日。

在祭灶(腊月二十三)、清扫完屋子以后。母亲忙乎的就是蒸馒头、包包子、磕面花、煮面豆、做年糕、炸糖叶，还要做一些上供(祭祀)和走亲(看望亲戚)用的有形状的、栩栩如生的面食，比如：元宝、仓官(刺猬)、麦子垛、鱼儿、花儿等等，寓意五谷丰登、鱼虾满仓。

母亲整的这些面食有多少？

与我们这些小孩子一样高的大缸，整整一大缸。

这要吃到什么时候？

一般要到正月二十左右。过年时基本上是除了包饺子以外，全是面食吃，最后面食的表面都长了醭，不得不撕了皮吃。那时的人就那么实在，就是不会少蒸点。

蒸馒头是个技术活，更是个体力活儿。发面体现技术，考验谁家媳妇的做活功力。谁家的媳妇蒸馒头白喧铮亮，谁家的媳妇蒸馒头发黄开裂，是家长里短的主要内容。发面，先是用面肥做引子和面，母亲和面一次50公分的大盆要整整四盆。面和好拌匀，然后在炕头上盖上褥子汤面。

第二天，面粉发酵了，则要揉水“对碱”，就是用食用碱发面。碱大了馒头发黄，碱小了馒头发不起来，像个干瘪老头的脸。还有擀面，面“擀”得好不好，以“三光”为标准，即手光、盆光、面光。手不粘面，盆不剩面，面皮不皱。所以这是技术。

接着，面发好后，体力活来了。先是擀面，将干面揉进湿面，用手或拳头用力压揉使面和匀，做成大面团，放入大盆，盖上盖垫(母亲的读法是杆连，因为它是高粱秆的最上一节用线连起来的削成圆形的)继续汤。

擀面是最需要腰力的，必须不惜气力地反复揉压。全身的力量通过拳头进入面团，馒头的光滑度、柔韧度和耐嚼度，全是“擀”出来的。大面团全部做成后，将第一个大面团取出，搓成大擀面

杖一样粗的长条，用手摔成一个个大小均匀的剂子(这也是功夫)。然后揉搓剂子，将面团立起来，用双手围住转圈团，形成一个如同粮仓状的半成品，一个个摆在炕头上的白布上，表面再盖一层布，继续进行汤的过程。

装锅，上屉，盖上一个稻草做的大锅盖，表面再盖上一些洗净的破衣物防漏气，烧火，等圆气(水蒸气笼罩)了就可以出锅了。最后，我们这些孩子给冒着热气的大白馒头点上红点，给面花鱼点上红眼睛，就大功告成了。

用心力做的馒头既好看又好吃，真能吃出麦的香甜来。但是，懒婆娘做的馒头，因为她贪图省时省力，所以馒头表面不光滑、坑坑洼洼、没有光泽，嚼起来不劲道，里面有空心。现在的媳妇们大多干不了蒸馒头的活了，而母亲当年年年蒸，我们年年盼，可是我们现在才想起她付出的辛苦。现在看到母亲刚过80岁已经佝偻的身影，不觉眼泪溢出眼眶。

回忆春节麦芽香，思母模样泪两行，馒头好吃实难蒸，儿行千里不忘娘。

文/王柱森

文学道路上父子同行

我与父亲年龄相差近40岁，从年龄上看我和父亲之间的代沟应该又深又宽。父亲是个非常严厉的人，小学时我看见父亲就像老鼠见到猫。

我上中学时，父亲白天在单位上班，下班后帮母亲种地、卖菜非常辛苦。三四百斤的菜父亲一个人一步一步推着车步行三公里到集市上，晚上八九点钟菜全卖光了才回家。

父亲每天到家很晚，匆匆吃过晚饭就睡觉了。那个时候我们父子很少交流。我只有周六、周日放假时才能帮助家里干些力所能及的活，偶尔也帮助父亲推车卖菜。夏天推一车菜在烈日下，汗水滴落到柏油马路上瞬间蒸发，父亲的衣服总是被汗水浸湿。在卖菜的道路上我和父亲并肩战斗，周围的邻居常拿我们父子开玩笑：“白天上阵父子兵，晚上回家数钞票”。

父亲的毅力惊人，母亲承包菜地时，正赶上父亲参加全国自学考试，父亲总是凌晨两三点起床夜读至天亮，凭着这种坚韧的毅力，父亲顺利拿到了辽宁大学中文系专科文凭并继续参加本科自学考试。

我技校毕业后，父亲鼓励我参加自学考试，并辅导我成人高考的课程，在求知的道路上父亲是我的领路人、我的老师。

父亲喜欢写作，经常在报纸杂志上发表文章，或许是遗传了父亲的基因，我从技校毕业后也开始试着往报社投稿，很长一段时间上稿率不是很高，很多稿件石沉大海。面对挫折我几乎放弃，父亲鼓励我说：“写作是件很枯燥的事，要写好需要下很大功夫，但只要坚持不懈前途一定是光明的。父亲一边学习自考本科课程，一边辅导我写作基础、语言文学等。在父亲的鼓励下，我的写作水平有了提高，后来我们父子经常在同一征文活动中获奖。

父亲八十岁，每天依然坚持写作。在文学道路上，父亲既是我的领路人、我的老师，又是我文友。在文学的道路上，我曾是一棵树苗，在父亲的呵护下茁壮成长。如今我已成才，父亲这棵大树依然给我挡风遮雨。感谢父亲一路陪伴，在文学道路上我们父子同行。

文/刘思邈

爸妈送我一快手表

去年三月，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辽北老家。在妹妹家，看到她珍藏49年、发了黄的旧手表，心中不禁涌起绵绵无尽的情思，一件永生难忘的往事浮现在眼前……

1968年10月的一天，我去绥芬河边防哨卡采访完，回到师部哈尔滨。戴茂

家有父母

父母的暮年是儿女未来生活的路演。阅读老爸老妈的沧桑人生，触摸老爸老妈坚强却柔软的内心世界，讲述两代人彼此体恤、彼此和解的故事……“家有父母”，说出您和老爸老妈相处的故事。

邮箱：1207168427@qq.com

胜干事告诉我，父亲来队看我，怕影响我工作当天就返回了，临走时留下一块手表，并再三叮嘱他转告我，在部队好好干，听领导的话，让干啥就干啥，不辜负父母的一片心。我拿到手表，喜出望外，高兴了好一阵子。

母亲告诉我，这块丹东产的“万年青”牌手表60元钱。在那个年代，对于靠父亲每月42元工资养活五口之家的家庭来说，60元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数目。父母为了攒钱买表省吃俭用，父亲还利用早晚休息时间到附近山上打草砍柴换点钱。大半年时间才攒够60元。

在物资匮乏时期，手表不仅是奢侈品，也是禁控紧俏商品，凭票才能买到。父亲又托人找关系，供销社从照顾军属

的角度给了一张“表票”。

表买好了，父亲连夜乘火车从老家西丰赶到哈尔滨。这块表伴随我十多年，正像父母说的那样，戴上它就像父母在身边，干什么工作都觉得浑身有股劲，踏实安心。

1978年春，妹妹结婚，我把这块表送给妹妹。

现在生活好了，父母都不在了。可这块普普通通的手表，妹妹一直珍藏着，它凝聚着父母对子女浓浓的情、无私的爱。每每看到它，我就想起父亲风尘仆仆、千里迢迢送表的身影，心里就会油然而生一种敬意，感到无比地温馨和幸福。

文/邱立诚



图为资料图